

乐山散记(组诗)

■ 李跃平

岷江边的千年古镇

粗布衣兜，被盐井绳勒出沟壑
雍正年间的月光里
盐仓的门早已锈蚀南华宫的雕花窗棂，筛下
盐工号子，在瓦当里摇晃
一坛隔世酒香
让二十四条街巷
砾砾关山月未干的笔锋船檐遗落的浪花
在碑刻苔痕间返潮，老匠人
沉默的眼窝
蓄满岁月的风
当流星掠过文昌阁
所有盐井突然开始反光

夜过清溪

这些年来，草书般的浪花
在李白的笔下，超凡脱俗
我站在怀旧的岸边，用词语
铺就出诗人的一段惆怅清溪，平仄和韵脚
向更远处延伸，低语的溪水
诉说着诗人内心的冷暖
只有纯情的峨眉秋月，总是
描绘一位诗人迎风的洒脱诗意的清溪，从未断过流
当月光散去，每一朵浪花的碎片
如飘落的断章绝句
仍是千年前的表情许多美好的浪花，在怀念中
渐行渐远

峨眉湖

峨眉山，抖落最后一片雪末
峨眉湖就睁眼了
白鹭的翅膀划过湖面
叼走了金顶的云灵猴眨眨眼，虞美人红了
晨雾，露珠在草尖上
垂柳蘸水写狂草
禅意，成了满湖的浪花野鸭划开涟漪，游鱼
把云朵啃成碎片，绿绸子
突然一抖，月光哗啦啦落下来
脚印在大坝上生根，虞美人
用剪刀裁春天，最后那只灰雁
游进湖里，绿涨了
挂在峨眉睫毛尖

芭蕉沟

山是绿的，远看有些像墨似的水
在石头上弹琴
叮咚，叮咚……当阳光穿过老树叶时
我忽然撞见火车，咣当，咣当青石板路咯吱响，标语还在墙上
汗珠滚落过，并与铁轨
都是老伙计英式的阁楼，苏式的厚墙
小青瓦挤作一团，溪水说：
那是鱼摆尾，或者草跳舞……虫儿的鸣叫穿过树梢
落满了又满的心。我看见
广场红砖墙的标语

江畔偶得

岷江边，一朵野花寂寞地开
籽粒饱满的露珠坠在枝头
是春天遗落的籽田间漫绿时
这野花便以春天的名义
把绽放的姿势
写成朦胧的诗行花开之后，我多庆幸
自己是只蝶，或是只蜜蜂
能轻吻它浑然不觉的额
像旧日爱情
正和这野花一起
在阳光下，开得不知疲倦

龙游：一座城与龙的“千年宿缘”

■ 东岩山人

嘉州怀古·龙游

隋帝南征改邑名，江开龙影导舟行。
唐封神将除蛟患，宋赐真君守太平。
路记千年龙游境，寺铸历代文人情。
东坡借地晨鸡嘶，嘉州可否号龙城？

今日乐山城区有一条路，名叫龙游路。它不宽，也不长，两旁是寻常人家的烟火日子。但“龙游”二字，对于乐山而言，却有1400多年的历史光阴——它从隋唐的波光里蜿蜒而来，至今仍三江汇流处低徊不去。

一、1400年前的波光“龙影”

故事要从公元589年讲起。

那一年，隋军挥师南下，欲一统江山。船队从成都沿岷江浩浩东去，旌旗蔽日，鼓角相闻。行至乐山王浩儿河段时，奇迹发生了：原本平静的江面忽然波光翻涌，一道金鳞般的光影蜿蜒游动，如同巨龙引路，指引着船队破浪前行。

那一年，隋军大获全胜。次年(590)，隋文帝下诏，将原青衣县更名为“龙游县”，寓意龙曾游过的地方。这是乐山行政建制史上

第一个与“龙”相关的名字，除南宋短暂改名外，一直沿用到明初，使用了近八百年。

《大清一统志》将此事郑重记录：“有龙见江水，引军而前。”那究竟是真的龙，还是江波折射的日影？是军心振奋的幻觉，还是天命所归的吉兆？千年已过，无人能知。但从此，“龙游”二字便如一枚印章，深深烙在这方版图上。

二、龙神祠中的斩蛟英雄

隋代大业年间(615-617)，嘉州上任了一位年轻的太守，名叫赵昱，年仅二十六岁。他上任不久，三江蛟龙作乱，洪水滔天，舟船覆没无数，两岸百姓哭声震野。

一天，赵昱率甲士千人、壮丁上万，临江鼓噪，声震天地。只见他持刀从鳌子街口九龙滩一跃入江，顷刻间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当赵昱左手提着蛟首、右手仗剑破浪而出时，岸上万众跪伏，如同瞻仰天神。

赵昱后来弃官隐去，不知所踪。此后每逢江水涨溢，乡民总能见他骑白马、穿云雾，现身江上，所到之处水患自平。

乐山民众在城内的九龙山上

建祠祭祀，名曰“龙神祠”，又称“九龙祠”。这座祠庙经历代修缮，至今犹存。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山，龙神祠曾作为第二男生宿舍。那些烽火岁月里的青年学子，曾在这座祠堂的窗前挑灯夜读。

有人说他是李冰的“化身”，也有人说是百姓抗洪意志的凝聚。但乐山人不在乎这些，他们只记得：曾有一位英雄，为这片土地平息蛟患、护佑安宁。

三、龙泓寺里的“三苏”身影

岷江东岸，有一条路叫龙泓路，它通往乐山大佛景区，沿途有龙泓路社区、嘉定坊、九龙滩码头。路因寺而得名。龙泓寺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与龙游县的设立几乎同时。寺旁山崖间，数十龛隋唐摩崖造像静默千年，千手观音衣带当风，孔雀明王眉目如画，虽经风雨剥蚀，依然宝相庄严。相传唐玄宗入蜀时曾在此驻蹕，于是有了“九龙壁”“龙泓”之名。

但让龙泓寺真正名扬后世的，是“三苏”父子的到访。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苏洵携苏轼、苏辙乘船出蜀，途经嘉州。他们在龙泓口登岸，受到友人、使君黎醇的盛

情款待，畅饮东岩酒。酒酣之际，苏洵挥笔写下《游嘉州龙岩》一诗，抒发离乡之情。年轻的苏轼则在寺旁一处岩洞壁上，题下“烂柯岩洞”四字。

那一方墨迹，是22岁的苏轼与乐山的一次文化相遇，也是龙泓寺千年香火中最清雅的脚步。后人因此建“景苏楼”“东坡书院”以纪念。

四、“龙王借地”的传说

在解放前，乐山一直流传着一个旧习俗：城内不打五更——据说，这源自“龙王借地”的传说。

传说苏东坡年轻时在凌云山读书授徒，东海龙王的三太子慕名而来，拜东坡为师。这孩子聪慧过人，每日渡江而来，风雨无阻。东坡见学生们每日渡江买菜买菜，屡有覆溺之险，便感叹道：“若能有一块菜地、一座城池，该有多好。”三太子听在心里，便回龙宫向父王借地。龙王拗不过爱子，只好答应，但条件是：每天五更天必须收回。东坡欣然应允，转头便与城中百姓约定：从此不打五更。龙王在江底苦等五更不至，渐渐睡去。于是这座借来的城，便永远留在了三江口。



晨光碧水映长城

刘满仓 摄

倒石桥的时光叙事

■ 许永强

茫溪河的水流过井研县马踏镇的浅丘地带时，节奏便缓了下来。它不似山间溪流那般湍急，也无大江大河的雄浑，只是带着川南水土特有的温润，漫过滩涂，绕着田埂，最终将一座红砂石拱桥轻轻托起。这便是倒石桥，静卧在八一村的地界上，以八孔拱桥的形制横跨两岸的烟火与岁月。

风从河面掠过，带着水汽拂过桥面的石缝，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里，藏着咸丰年间的笛声，藏着运煤马队的蹄音，也藏着世代村民的低语。站在桥头，脚下的红砂温润如玉，桥身宽三丈有余、高约五米，二十六米长的桥体如红砂巨龙卧波，仿佛能触摸到时光流动的纹理，现实与历史在此刻悄然相拥，无需言语，便已读懂彼此的沧桑。

桥的诞生与“重生”

茫溪河的水是有记忆的，它记得这座桥最初的模样。清咸丰年间的风，还带着川南盐业兴盛的气息，永通场的盐井蒸腾着白雾，亟需从犍为罗城运来的煤炭“续命”。而横亘在两地之间的茫溪河，成了最棘手的阻碍。于是，乡民们凑钱出力，寻石造桥，在河水最平缓的地方，架起了一座两孔石拱桥。那时的桥，没有如今的恢弘，却带着朴素的善意，被乡人唤作“继善桥”，延续善举，连通希望。

红砂石是这片土地的馈赠，坚硬却易雕琢，乡民们一锤一凿，将巨石削成规整的条石，再用木杠绳索牵引，一步步挪到河边。没有起重机械，便靠人力的协同；没有精密图纸，便凭经验的积累。桥墩深

深扎进河床，与泥沙融为一体，桥面铺就的条石严丝合缝，承载着运煤的木车与往来的行人。那时的桥面，该是带着烟火气的，木车碾过的痕迹、行人踩踏的印记，一点点在石面上沉淀，成了时光的初吻。

可岁月从不对造物手下留情，洪水更是桥的宿敌。一场暴雨过后，茫溪河怒涛翻滚，将继善桥冲得面目全非。乡民们望着断桥残垣，心中的焦灼如河水般汹涌。年年修补，岁岁操劳，方圆百里的石头已被用尽，绝望之际，一声惊雷划破雨幕，河中央竟轰然落下一块巨大的红砂石，如天外来物，稳稳倒在水中。这便是“倒石桥”名字的由来，从这一刻起，这座桥便有了传奇的底色。

乡民们欣喜若狂，以这块天降红砂为基，将两孔桥扩建建成八孔石拱桥，让这座桥有了如今的模样——桥身延展至二十六米，宽三丈有余，五米高的桥身稳稳凌驾于河面，八个拱洞由南至北次第排开，其中最大一孔跨度达七点六米，拱高五点二二米，红砂石条石严丝合缝砌筑，将力学智慧与乡土匠心融为一体。1965年牛头滩水坝建成后桥面曾被淹没，1972年村民又在原桥基础上加高，如今的桥面实为上下两层，水下是当年的旧桥根基，水上则是加高后的多孔新桥，与下游五通桥的疏金滩桥形制相似，遂成茫溪河上的“姐妹桥”。那块剩余的红砂，成了村民生活的一部分，孩童在上面戏水，妇女在上面洗衣，汉子们在上面洗去劳作的疲惫，欢声笑语漫过河面，与水流

声交织成最动听的乡音。红砂为骨，善意之魂，这座桥在毁灭与重生中，完成了最初的蜕变，也成了这片土地精神的图腾。

古道上的烟火印记

倒石桥的桥面，是一部用蹄印与车辙写就的史书。它曾是刘家场通往自贡荣县的运煤大道，咸丰年间的川南，盐业兴旺，煤炭是盐井的血脉，而这座桥，便是血脉流通的关键节点。想象那些清晨，薄雾还未散尽，运煤的木车便吱呀作响地驶上桥面，车夫的吆喝声、马蹄的哒哒声、车轮碾过石缝的摩擦声，打破了乡村的静谧。红砂桥面被马蹄反复蹂躏，渐渐留下深浅不一的凹坑，深的能容下半个手掌，仿佛还留存着马匹的体温。

除了运煤的商队，桥上来往更多的是寻常百姓。河东的村民要去马踏集市赶集，河西的孩童要去对岸的私塾读书，这座桥便成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纽带。寒冬腊月，河水冰冷刺骨，有了桥，妇人便不用踩着石墩过河，避免了落水风险；汛期来临，溪水暴涨，有了桥，东岸的稻子便能及时运到西岸，不至于烂在田里。桥边渐渐起了茶摊，赶路人在这里歇脚喝茶，交换着各地的见闻，茶烟袅袅中，时光便缓缓流过。

民间的传说，为这座桥增添了更多神秘色彩。有人说，这桥与鲁班师徒有关，当年师徒二人斗法，鲁班赶石造桥，却被徒弟学鸡叫欺骗，情急之下蹬倒桥墩，便有了这座石桥的雏形。传说终究是传说，却藏着乡民们对这座桥的敬畏与

喜爱。他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对自然力量的敬畏，都融入了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中，让这座桥不再只是冰冷的石头构筑物，而是有了温度与灵魂。

随着时代的变迁，公路修到了家门口，汽车取代了木车，马队的蹄声渐渐远去。倒石桥不再是交通要道，却依然是村民生活的一部分。清晨，赶早集的村民挑着担子走过，扁担的吱呀声与桥面的石板声相和；傍晚，夕阳将桥面镀上一层金边，村民们牵着牛、扛着农具慢慢悠悠走过，影子被拉得很长，落在溪水里随波荡漾。那些曾经的车辙与蹄印，被岁月磨平，却留下了满满的烟火气息。

时光里的传承与守望

2012年2月13日，倒石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块小小的石碑立在桥头，这不仅是对它历史价值的认可，更是对一段地域历史的守护。从此，这座桥便不再只是村民们的“老伙计”，更是川南盐业古道与乡村生活变迁的见证者。

如今的倒石桥，红砂依旧，八孔桥洞倒映在茫溪河中，随波轻轻晃动，像一串被时光串起的红砂玉环。红砂石条石砌筑的桥身结构依旧完整，历经近两百年风雨，二十六米长的桥体仍稳稳横跨河面，最大拱洞下的水流依旧顺畅，滋养着两岸田地。石缝里长满了青苔，春雨过后，绿意盎然，为古老的石桥增添了几分生机。偶尔有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这座石桥的静谧与沧桑，他们的作品在“寻找最美家乡河湖”活动中获奖，

让更多人知道了这座藏在乡村里的古桥。

村里的老人依旧习惯在桥边相聚，他们坐在桥头的石阶上，聊着庄稼的收成，聊着家里的琐事，也聊着这座桥的过往。他们会指着桥面的某一块石头，告诉孩子们，这里曾经是浣纱的地方，那里曾经是孩童戏水的地方；会告诉孩子们，当年建桥的不易，当年运煤队伍的热闹。孩子们在桥边奔跑嬉戏，他们的笑声与当年的孩童如出一辙，时光仿佛在这里形成了闭环。

修缮古桥时，文物部门用水泥仔细填补石缝，特意保留了原来的红砂条石与桥墩，不破坏它八孔拱的核心形制与红砂石砌筑的工艺特点。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前人智慧的敬畏。就像那些被岁月磨平的刻痕，被风雨侵蚀的石面，留下的是这座桥的一部分，是时光留下的印记，无法也无须抹去。

茫溪河的水依旧缓缓流淌，倒石桥依旧静静卧在河上。它见证了盐业的兴盛与衰落，见证了交通的变迁与发展，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村民的出生与老去。它不再承担繁重的运输任务，却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成了乡村文化的载体。在这里，现实与历史交织，传说与真实相融，每一块红砂都藏着故事，每一缕清风都带着岁月的气息。

这座桥，是红砂的史诗，是水流的传奇，更是人的故事。它将继续卧在茫溪河上，守望这片土地，守望世代相传的烟火与希望，直到时光的尽头。